



依蹊花语

一束关于故乡和成长的故事

王世友 著

依蹊花语

一束关于故乡和成长的故事

王世友·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依蹊花语：一束关于故乡和成长的故事 / 王世友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108-1716-8

I . ① 依… II . ① 王… III .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0300 号

依蹊花语——一束关于故乡和成长的故事

作 者	王世友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716-8
定 价	26.00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我的儿童时代（代前言）

淌过岁月河的快乐时光

- 7 走四方
- 17 “无乐”年代
- 33 储钱罐儿
- 46 复式班与琅琅书声

童年的餐桌

- 55 煎饼卷大葱
- 63 窝窝头与贴饼子
- 66 油饼卷鸡蛋
- 69 五谷杂粮
- 76 瓜菜半年粮
- 84 苹果头和桃头
- 93 黏粥小豆腐

99 咸菜疙瘩

乡俗乡韵

107 入伏

111 清明、端午和中秋

121 办年

那时的山，那时的水

129 小小村庄的前世今生

138 牛山子与月亮崖

146 浮山石墨千秋画，冶水无弦万古琴

152 弥水恩，胸山情

生命的滋养

163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

179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193 阅世长松下，读书秋树根

207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杂花生树，落英缤纷（代后记）

我的儿童时代（代前言）

——讲给儿子的成长故事

在这漆黑的深夜里，我想，不管街边的路灯如何阻挡，穿透在暗夜里的群星一定会正在静静地璀璨。一如，二十多年前，在小小山村中，在朔风凄寒的冬晨，我和弟弟看到的一样，闪烁，晃动，召唤着黎明的君临。这些在记忆中、在冬夜里闪烁的群星，永远在我童年的天空中讲述着光明和希望的力量。

现在，早晨七点钟，每当我走出高高的楼房，常常，不期然地，我回望那个在山村冬夜里踩着星光走过的小小少年。他穿着用大姐的花袄改过的棉袄，用长满冻疮的手在黎明前暗夜的星光里，问：“娘，还有多长时间，天亮？”娘停下

来，用瓢轻轻地搅着盆里的豆碓子，沉思又坚决地：“快了，鸡叫两遍了，我们磨完这些豆碓子，天，就亮了。”真的，当我和弟弟最终磨完两盆豆碓子，帮着母亲把糊子弄到饭屋的时候，黎明的光从暗夜中无声无息慢慢渗了出来。天，终于泛白了。

不经意地，最近，我时不时地，在寻找，在渴求，一个答案，一个穿越暗夜悄悄成长的答案。于是，想起暗夜里仿佛就在东山顶上的盈盈星光。正是它，照亮了少年穿行的依稀梦境。所以，在这衣食无忧的暖暖雪夜，我，在失去冬夜的清冷孤寂后，却深感被五彩缤纷的灯光屏蔽掉浓夜的痛。方向，不要做一个没有方向的孩子，庸碌地耗尽每一个温暖的黎明。

我禁不住，忽的，一下子，略带甜味地忆起儿时冬夜里黑的可爱和冷刺给我的清醒。我和四弟就是在那黑冷的磨道上一步一步、一圈一圈、一盆一盆地走过了冬夜里黎明前的漆黑，星光无语，山村谧静，黎明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你见过黎明涌来时白而黑的景象吗？如果没有，对不起，我见过。你听过村鸡嘹亮的司晨吗？如果没有，太遗憾了，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听过。你有过背着破旧的小书兜踩

着厚厚积雪簌簌走过静静晨街的兴奋吗，特别是在已经帮母亲把豆腐磨好之后，幸福自豪地走过树树披雪的冬晨？如果没有，而我和弟弟曾经年复一年推走寒冷冬夜的暗。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每晚睡前，当儿子用大大的眼睛，好奇地反复地让我讲我自己小时候的故事时，我茫然地痛苦地跟他说：“儿子，我小的时候，真的，现在想想很痛苦，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要玩的没玩的。每天吃的不是地瓜玉米就是玉米地瓜，常常，一闻到地瓜的味儿，肚子里就酸酸地饱了。月复一月深盼的是除夕夜里像现在春晚一样、每年一见的饺子。玩具？从来都没有玩具，不是没有玩具就是没钱。好像也没有自己的新衣服，都是弟弟穿哥哥穿过的，妹妹穿姐姐穿过的，改一改，续点儿新棉花，就很好很好的了。”说着说着，突然，儿子哭了，他稚嫩地哭着说：“爸爸，你小时候，太苦了，什么也没有。”

我很讶异，也很感动。想不到，无意中，小小的对比，竟会刺痛儿子小小小小的心灵。无数次，望着他酣睡的稚嫩的脸孔，听着他轻轻的香甜的鼾声，看着他枕头旁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我一遍遍翻检自己的童年页码。穷，肯定的；

苦，肯定的；生活的辛酸和卑微的希求，也都是肯定的。可是，在历历地翻检之后，向我走来的，反而是一个山村孩子在贫穷中慢慢涌来的欢欣。我走过的童年，固然，在物质条件上与儿子相比，确有很大的逊色，然而，现在回望，我所拥有的玉米叶上滚圆滚圆的露珠、酸枣树中吱吱高唱的蝈蝈、小小青石块下张牙舞爪的蝎子、小小的破旧的花棉袄，还有暗夜里推完磨后悄悄流淌在脸上的汗珠……这一切，也正是儿子和他们这一代小朋友，所不大可能拥有的、短时间内难以深悟的。

这迥异的童年，绝不可能互借，于我，却坚信它们共蕴着生生不息的永恒至理。贫与富，苦与乐，多与少，好与坏，在心灵的映射中，相反相成，相依相生。关键是在暗夜中珍惜星光的力量，在苦寒中怀揣腊梅的信仰，这样，一路走来，春夏秋冬，风霜雨雪，吹来的永远是汨汨不竭的生命营养。

一个生于七十年代的农村孩子，他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干什么，学什么，想什么，他怎样走过人之初的风雨。这正是我想告诉自己甜甜酣睡中的孩子的。虽然贫苦，不过，他的爸爸也同样拥有一个值得深深回味的童年，因为她深深

地滋养了爸爸的品格和追求，尽管执著卑微，但永远善良、正直、勤奋、向上。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资本和财富。没有最好的童年，只有永恒的成长。远行的骆驼，可怕的，不是眼里尽是沙漠，而是心中没有绿洲。富足之后百无聊赖的慵懒眼神，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淌过岁月河的快乐时光

走四方

“无乐”年代

储钱罐儿

复式班与琅琅书声

走四方

每个少年的心中都怀揣一个辽远的梦，或风驰过大漠，或铁血在高原，或旖旎于江南。在故乡绵延的山丘中，我的梦想是到镇上去，到十五里外的镇上去。这个想法，在小学五年级的一个春日，终于实现了。

头天晚上，母亲打开花手绢，从里面找出一张五毛的纸票，给我：“你虎子婶和山子大娘跟我说了，你和虎子、山子一直想到镇上去看看。逢集我们不放心，明天你们仨去吧。虎子姥爷家和在庄，离咱们八里，虎子认识路。到了和庄的三岔路口，沿往西的那条路一直走，到了大公路上，就到了镇上了。路上小心。”我的心飞舞着，接过钱，又觉得比较

多：“钱太多了吧，我们走着去，花不了这么多。”“拿着吧，到了镇上，天就晌午了，买点儿吃的。”我兴奋地把钱放到小口袋里，一晚上翻来覆去，为即将的没有大人参与的远行辗转反侧。到大半夜以后吧，才蒙眬着迷糊过去。

第二天，一个晴好的春日等着我们，吃过早饭，三个小伙伴上路了。铺着细沙的乡间公路，走起来清脆地沙沙响。路两边槐树成行，迤迤得像两条绿色的袅娜的河，在我们的心头涓涓。槐树花期已过，撑起了清凉的绿伞，遮蔽着流光溢彩的朝阳，偶尔从枝叶间漏下的光束，闪耀着七彩的晕眩光芒。不断地，从枝叶间传来喜鹊“喳喳喳喳”的叫声，真是“碧草自春色，喜鹊正好音”，不过，我们不领情，尖着嗓子一起喊：“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背到炕头上，把娘扔到山沟里。吆，吆，不害羞。”喜鹊仿佛听懂了似的，愧疚地安静下来。我们欢笑着前行。路两边的地里，齐刷刷的麦苗正在如饥似渴地抽穗打浆，风吹过来，麦浪涌动，泛起沁人心脾的悠悠麦香。布谷鸟欢唱着划过碧碧晴空，“布谷布谷”的嘹亮歌声激荡着青山绿水，花草树木。虎子咧着嘴，夸张地自问自答：“布谷布谷，你吃什么？”“布

谷布谷，我吃地瓜。”“布谷布谷，你喝什么？”“布谷布谷，我喝泉水。”

到了南岭，撇下公路的沙子和阴凉，改走南岭下、石河边的弯弯山路。山风顺着河吹过来，含着丝丝凉意，混合着荆条和艾蒿的浓郁的生长气息。河滩地里的春玉米半人高了，地瓜正在抽秧。地头上的棘丛里，蝈蝈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试嗓子，草绿色的大蚂蚱瞪着大眼、张着翅膀在惬意地练跳远，蜜蜂很忙，唠唠叨叨地一会儿跟荆花聊几句，一会儿又跟南瓜花说两声，真是“不论山间与险峰，无限风光尽被占”。小河里的蛤蟆有点儿乏，懒得出声，也许是昨晚上的演唱太卖力了，眼有神而气无声，听到我们的脚步声，生分地跳开了，或者干脆“扑通”跃进水里，再湿漉漉地爬到远一点儿的石头上，接着懒懒地晒太阳。今天，我们无心去管它，加快脚步，向前向前！

过和庄而不入，是我们这次远行的标志，虎子我们三个人在和庄的村口，毫不犹豫，大步流星地沿着向西的小道儿飞奔。因为对虎子来说，走出和庄，才是真正的远行，和庄，每年他都会跟父母、姐姐来出好几趟门，这一次，我们要独

闯天下了。和庄西去，一改先前的“山含情水含笑”，岭愈陡而水愈深，山水相激荡，山路被几截竖在水中的水泥墩代替，我们战战兢兢，一步三摇，总算淌了过去，回望漩涡里的水泥墩，腿还止不住地发抖。由此向前，路在水边蜿蜒，一行嫩柳如烟似雾，山子心情好极了，和我一样，头一次见这么多袅袅婷婷的绿柳扶风，索性敞开怀，大声嚷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四月春风也似剪刀。”最后一句把我和虎子笑得前仰后合，山子起先有点儿害羞，见我们笑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扯开喉咙，学正月里县剧团来我们这里招演员时一位大叔表演的《智取威虎山》：“九山社员（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他故意把“九山社员”四个字唱得曲里拐弯的，唱完后，三个人捧腹大笑，无忧无虑的开心笑声回荡在田间，柳梢，水面和绿油油的群山深处。越走，离河越远了，河水如练，麦田如缎，绿柳如懵懵懂懂的少年情怀——向远方，一水护田将绿绕，万山排闥送青来……

当我们穿过一条窄窄的村道，陡然间看到一条宽宽公路和对面挂着红牌子的镇政府时，我们确信，目的地——到了。

只是，到得有些突然，到得有些茫然，到得有些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我们收住脚，擦着汗，有些释然又有些失望地望着红墙红瓦的政府大院和安安静静的街道——全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和熙攘。愣怔了半天，还好，从政府大院斜着过去，沿公路两旁，镇街的繁华就尽收眼底了，派出所、邮局、药店、种子站、土管所、医院，一字排开，对面是小商店、铁匠铺、木匠铺和几家小饭店。因为还没到晌午，又是星期天，庄稼人都在地里忙活，所以行人少得可怜，我们三个杵在那里，显得相当多余。虎子清了清嗓子，装作很老练地：“饿不饿？累不累啊？”这一问，把我和山子问得又累又饿又渴，真是的，走了一上午，连口水都没喝，紧赶慢赶，看到了一条趴在阳光里的静悄悄的街，难道镇上的鸡都不叫狗都不咬吗？虎子甩了甩脑袋：“走，那个小饭店开着门，咱们进去喝口水、吃点儿东西吧。”

我们三个大着胆子、故作很老练地进去一看，饭店里除了横横斜斜的几张桌子几根板凳，也是空无一人、静悄悄的，都快吃晌午饭了，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呢？还好，里屋的门半开着，虎子瓮声瓮气地问：“有人吗？能吃饭吗？”半天，

没人答应，我们三个真是有点儿绝望了。刚要转身，里面的门“吱扭扭”响了几下，一个油乎乎的大个子端着个簸箕走了出来，一对圆鼓鼓的大金鱼眼探照着我们仨，就差一句：“你们，什么的干活？”大白天的，乍一看，我们仨汗都没了。大个子看了看我们仨：“学生？吃东西的吧？”我们回过神来，连连点头：“对对对，走路走饿了，吃点儿东西。”“热菜没有，就簸箕里早上剩的几根油炸鬼儿（油条），要吗？”一句话把我们的馋虫和饿劲儿勾上来了，这才闻到了冷油条香喷喷的诱人味道，虎子往板凳上一坐，很老练地问：“多少钱一根？”大个子笑了笑，很和气地说：“早上的了，剩了六根，你们拢总给两毛钱吧。”我和山子看着虎子，也坐下来。虎子说：“两毛就两毛吧，再给三碗温乎水。”“水不要钱，随便喝，在暖瓶里，喝完了自己随便倒。”我们就着桌子一围，等着大个子把油炸鬼拿来。谁承想，他没说话，“吱扭扭”一推门，端着簸箕又进去了，把我仨纳闷的：“油条卖不着，他后悔了？”

好半天，里面传来刺啦声，和油条的香味，大个子端着热热的油炸鬼出来了，我们吃惊地看着：“不是剩的凉的吗？”